

一脸阳光

SANWENXINGZUO

鲍尔吉·原野

自选集

当山川河流草地和花朵动物组成景色的时候几乎把雄浑秀美清幽苍凉这些词所代表的意境占尽了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附录

泡尔吉·原野



策划：宫 玖

XINGZUO

一
脸
阳
光

鲍 尔 吉 · 原 野 自 选 集

散 文 星 座 从 书

W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谢 锦
封面设计：王志伟

散文星座丛书
一 脸 阳 光
——鲍尔吉·原野自选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 插页 3 字数 133,000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5321-1758-8/I·1422 定价：12.50元

“散文星座”丛书序

宫 垚

得天独厚之滋育，九十年代的散文无边葱茏。

或说有些芜杂。是的。也许这是生机勃发、花卉竞长不可避免的吧。无论如何，丰茂总比单调好。

这气象，让人想起五四新文学运动催生的二三十年代散文的诱人光景。是不是可以说，八十年代是散文的回归，九十年代是散文的复兴？

稍加比较，就可看出：九十年代的散文，内容更开阔，思想更活跃，题材更多样，形式品种更丰富。而尤可称道的是，作家的精神更为自由，心态更为舒展。破除了套套框框，无拘无束，散文更具特色更见个性。

复兴不是复现。复兴是在以往传统基础上发扬光大，开拓创新。

九十年代的散文，天地高远，写散文者多得难以计数。老作家健笔依旧者大有人在，中年作家势头正旺，而青年作家，则是颖秀新锐。几乎所有的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学者都欣然执笔为文，有些艺术家也抑不住相继参

与。于是散文家行列中出现了年老的“新秀”。而才思出众的女作家更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

或说，散文在九十年代复兴是复兴了，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但作为个人，似乎还没有可与二三十年代相媲美的诸多散文大家。仿佛如此。但请别急，且期以时日，放眼新的世纪，谁能说年轻一代中不会出现光耀文学史的人物！

《散文星座》丛书无意标榜什么旗号，只想向读者推荐一批有切实独特感受、有真知灼见和文学才华的年轻散文作家，他们有的已被文坛注目，有的正引起注目。他们天南地北，风格迥异。散文的疆域原本宽阔，而凡佳作总是独一无二的。是不是呢？

1998年3月8日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代序

我最近想这样一句话，庄子说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当山川、河流、草地和花朵动物组成景色的时候，几乎把雄浑、秀美、清幽、苍凉这些词所代表的意境占尽了，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人有话要说。而把话写下来，是表明他试图记录甚至重复自己的感受和思想。这些话发表出来后哪管只有一百人阅读，也会使人产生一些犹疑。就是说，当一百人读到你的东西时，相当于你向一百人重复述说。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它是值得的吗？不是值不值得你写，而是值不值得别人读。

此刻读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不免恐慌，包括要反省自己的作品和文学观念。写作这件事，如果剔除功利性因素之外，作品应该含有确定的文学价值，包括认识价值、审美价值与时代精神。如果没有，如果写作仅仅是一种行业，我们总有一天会站在自己制造的一堆无用之物面前发愁。不仅因为没写出好作品，还因为我们把本应该

过好日子的时间放在制造废品上面了。同时这也是一件不尊重读者的事情。我相信，目前读书界的水准整体上要高于写作界。

那么，我所感受的写作，就是有话要说出来。这些话乃是好话。

就个人的创作而言，我把“好话”解释为朴素与单纯。

这意味着放低做人的姿态，谦卑而真切地感受生活，感受普通的劳动者在艰难中透露的善良和乐观，不矫情，不妖道，不嚣张，相信读者什么都懂。把话朴素和单纯地说出来，此时这些话显然也是真诚的。

在这种文学价值取向之下，自己不重要，甚至文学的外在性的形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包括国家民族的命运，社稷苍生的前景。这就决定作品内容的善。

而朴素单纯本身就是美。那些站在山梁上唱民歌的农民，没有涂脂抹粉，也不会在词曲里掺进连自己都不懂的东西。但民歌常常是最感人的艺术品。

作为一种文学理想，我所选择的也许不是唯一与最好的，但适合于我。同时我认为它是一条正道，愿意就这样走下去。

目 录

献辞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代序 [1]

所见

寻找鲍尔吉	[1]
乔老师	[7]
以吃论英雄	[10]
澡堂故事	[12]
男根	[20]
爱情暖脚	[25]
月伦小友	[27]
看脚相	[29]
内视	[32]
大人物才锻炼	[34]
鸟的话题	[36]
新奇不是愚昧	[41]
忘情	[43]



不印名片	[45]
虫鸟侣	[48]
里柯卡氏综合症	[51]
我的造谣生涯	[60]
兄弟	[64]
门大爷	[66]
腊菜缨子下酒	[71]

所知

碗不翻	[73]
雪地贺卡	[75]
我妈的娘家亲戚	[78]
骑兵流韵	[104]
绿釉百合	[113]
雅歌六章	[115]
月光手帕	[123]
小米真小	[125]
盛筵	[128]
呼吸	[130]
小羊羔	[132]
送行的队伍	[135]
瓷器	[138]

北呀京的金呵山上	[146]
照相	[151]
红日旧事	[153]
拽住妈妈衣襟	[163]
家有四壁	[166]
我的鞋已经累了	[168]
铁匠	[169]
水晶风铃在我窗前琳琅	[171]

所闻

对酒当故乡之歌	[174]
听一听马勒	[176]
树的弥撒曲	[180]
倾听	[181]
腾格尔歌曲写意	[188]
让高贵与高贵相遇	[191]
美丽的哈瓦那	[194]
我等过你	[198]
白马驮经	[201]
尺八	[203]

所念

- 树叶欲飞 [206]
荞麦花与月光光 [207]
开探照灯的水手 [210]
柳美人 [211]
观音 [213]
雪地篝火 [215]
桑园的雨 [218]
啄露而歌 [220]
墒 [221]
草家族的绿袖子 [223]
上帝的伏兵 [225]
阳光金币 [226]
雪景 [227]
春天喊我 [229]
黑河白水 [231]
星子缀满天空 [233]
金毡房 [236]
目光 [237]
静默草原 [239]
闻香 [242]
四季 [244]

寻找鲍尔吉

鲍尔吉是我的蒙古姓氏，在《元朝秘史》的汉译本中被写作孛儿只斤。这个姓平常不用，因为在汉人居多数的城市，使用这么复杂的姓要用大量的时间去解释，累。

发表作品时，我偶尔标上姓，使之成为“鲍尔吉·原野”，老友赵健雄说这叫“蒙汉合璧”。在作品上注姓，表示不去掠其它“原野”之美。其它深意是没有的。

但这也遇到过麻烦。

我的一首名叫《乡音》的诗被国内一家用英文印行的刊物选译，给了一点稿费。事先我不知这是稿费，这是一份某银行的通知，告我凭此去一家较远的分理处取钱。

我知道某银行是一家与外币有涉的金融机构，美元什么的。我并未兴奋，没干过和美元有关的事，怎能和它相亲呢？

到了地方，拿凭证一看是稿费六元。支这些稿费约需十来道手续。如要买一个铜牌再去换等等，每道手续都依次排队。在这些排队的人中，大多是企业和个体户提备用金的，六元钱肯定是最少的数目。



当那位小姐把铜牌清脆地掷来时，我见她掩口一笑。我猜想，咸亨酒店里的人笑孔乙己，大约就是这样的笑法。

临了，到了取款的时候。

“那个人是谁？”我急忙回头瞅，不知付款小姐在说什么。

她提高了声音：“鲍尔吉是谁？”

“鲍尔吉是我呀。”我和蔼地回答。小姐和我隔着钢管焊的为了防止抢钱的栅栏，而且大理石的台面也有一米宽。

“那原野又是谁？”她用圆珠笔杆敲着台面，案例出现了。

“我就是原野。”

“你，到底叫什么？”她镇定质问。

排队的人，目光已经转向我。我不是电影演员，很难在这这么多人的逼视下保持气定神闲。

我虚弱地解释，原野是我的名字，而鲍尔吉……等等，但没提《元朝秘史》与李儿只斤。

她笑了，向同事问：“你听说有姓鲍尔吉的吗？”她那同事轻蔑地摇摇头。她又问栅栏外排队的人：“你们听说有姓鲍尔吉的人吗？”她那用化妆品抹得很好看的脸上，已经露出戳穿骗局后的喜悦。

我有些被激怒了，但念她无知，忍住。子曰，“不知者不愠。”我告诉她：“我是蒙古人，就姓这个姓。”

她的同事告诫我：“就算你姓复姓，顶多姓到欧阳和诸葛这种程度，鲍尔吉？哼。”

这一位并不无知，并且戴一条蓝珠石项链。她知道复姓，但竟提到“姓到”这样的限制。汉人的倨傲，如果我是泰戈尔，那么“罗宾德拉纳特”这个姓定会使她们目眦尽裂了。

我不想当着那么多人和她们争辩或进行更可笑的学术性讨论，为了六元钱不值得。我仍耐心解释。

“在欧阳之外，不是还有罗纳德·里根吗？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

众人笑了，我知道他们在嘲笑我卖弄学问。有人说：“他肯定念过大学。”而银行小姐向我投来明确的侮慢的眼神。

原来中国人不配姓复杂的姓氏。这与阿Q想恢复自己的赵姓而不可得一样。

“你说怎么办呢？”我尽量悠闲地问那小姐。

“你要证明鲍尔吉是你。”她手拿着我的工作证和身份证。“但这已经不可能了，这上面写的都是原野。所以，你要把鲍尔吉找来，和他一同领款。”

为了六元钱去寻找鲍尔吉。我想起一句歌词：“为了

一块牛排出卖巴黎。”

鲍尔吉，你在哪里？我怅然离开取款台，在心底呼唤。

对任何人来说，为了六元钱罹此磨难，就应该罢手了。但我如看电影一样，想知道此事是怎样一个结局。

我站在门口观察。

我发现一个面相善良的人，上前叙说我的处境，简言之，请他充任鲍尔吉。

“这怎么行？”他瞪着眼睛，原来善良的人瞪起眼睛也不善良。我忽悟，这种作弊的事不能选择好人。

我又找到了一个衣冠不整如无赖样的人，约二十多岁。谈过之后，他狡猾地问：“这事好办，你给多少钱？”

多少钱？这事不能超过六元钱。我告诉他“三元钱”。

“三元？”他简直想咬我一口，“你那笔款多少钱？”

“六元。”我给他看提款单。

他笑着看我的脸，那目光在我眼睛鼻子之间滑行。用目光蹂躏别人就是这个样子。他提一提后裤腰，问：“你是知识分子吗？”在“知识分子”这个词里，他的语调充满了恶毒的揶揄。

“我是你爹。”我告诉他。

他要动手，这从他肩上可以看出来。《武当拳法》曰：“挥拳者其肩先动。”我上前掐住他的两腮，酸痛是难免的

了。我把他的嘴捏成喇叭花一般，里边洞黑黄牙森然。

我一推，他踉跄而去。

他是那种在社会底层游荡的人，我后悔了，怎么能找这样的人担任鲍尔吉呢？凡吾鲍尔吉氏，乃贵族血统，铁木真即是此氏中人，当然又是我们的先祖。

最次也要找一个电大毕业的，这是我对新鲍尔吉的要求。

不好找，我只得打电话给附近的一位朋友，请他襄助。他叫刘红草，在某机关当科长。

我道出原委，他摇头。“六元钱，嗨。我给你十元，算了！”

我表示此事如何如何，他迟疑地俯就了。

中国银行分理处，人已稀少。我们来到付款台。“他就是鲍尔吉。”

我骄矜地向小姐介绍，像推荐一件珍宝。

“是，就是。”刘红草点头。

“工作证。”小姐扔一句。

刘红草假装找工作证。“哎呀，忘带了。”

“回去取。”小姐连头都不抬了。

“嗨，六元钱。”我恳求她，“开开面吧。”

小姐有点通融的意思：“拿名章也行。”

“快拿名章。”我指示刘红草。他又上下假装找。